

捉“知了猴”记

□沈东海

最近,清晨醒来听《盗墓笔记》,听得我白天精神恍惚,哈欠连连。有时莫名地想,我要是晚上一个人进山,会是什么景象。

这不,机会马上来了。晚上我囫圇扒了口饭,约上朋友,带上装备出门了。两个人在水库坝上碰面,去了附近的竹园。那个竹园里有座古墓,是清代的。

废话说了这么多,不要以为我们是去盗墓的。进山只是为了寻找一种美食,冲着“知了猴”去的。“知了猴”素有“唐僧肉”的美誉,是知了从地下爬到地面还没羽化的幼虫。

傍晚六点半,外面的天还算亮堂,进了竹园却已伸手不见五指了。两个手电打起来,才知道这光是暗的,几乎快被这黑暗给吞噬了。在竹园瞎转了一圈,没有发现“知了猴”,又转了一圈,还是没发现。这时就有点急了,却不知道问题出在哪。“知了猴”没抓到,冷汗、热汗却出了一身,身体的热量被衣服包裹着,热得人快晕倒,衣服也湿透了。这时候,分歧也来了,是继续在原地找,还是转战别的地方。

看时间已经不早,觉得再去别的地方会错过最佳的出虫时间。因为“知了猴”从地下爬到地面,一般集中在晚上7点到8点。于是,两个人咬咬牙,决定留在原地再找找看。

后来过了没多久时间,我终于在一棵矮草上,找到了一只还在努力向上爬的“知了猴”。朋友看我抓到了,兴奋地说:“不错啊!看来这里还是有的!”找到了“知了猴”,这才发现自己累坏了。我刚想说在这歇会,朋友却告诉我说发现了一条大蜈蚣,还打趣地问我要不要。我过去一看,那蜈蚣大得吓人,一个手指头这么粗,十几厘米长,一动不动地趴在竹壳上。我说:“你还是把它弄死吧,不然待会给它咬了。估计它趴在这儿,也是等着吃爬上来的‘知了猴’的。”朋友却摇摇头,说:“我看还是算了,等会碾死一条蜈蚣王,整座山的蜈蚣都爬出来找我们算账,那就死定了。”当时我虽笑他科幻电影看多了,但后背还是忍不住阵阵发凉。

蜈蚣我不怕,倒是担心朋友这短裤拖鞋的着装,要是被咬一口,那就麻烦了。两个人都觉得此地不宜久留,就开始往山上爬。等我们爬到山顶,也终于迎来了大丰收。抓的“知了猴”数量多了,也得出了—些经验,明白刚开始为什么抓不到了——因为我们一开始没找对地方。“知了猴”从地上爬出来的时候,很喜欢爬到竹子根部褪下的竹壳上,或者停在植物叶子的背面,地上是没有的。

时间快到8点,抓来的“知了猴”的背部开始慢慢变绿,抓到后来,竟抓到一只已蜕了一半的“知了猴”。整个“知了猴”没有坚硬的外壳,嫩绿色,拿在手上如面团柔软细腻,非常漂亮。

接着,我喜欢观察事物的欲望被勾了起来。找了个有“知了猴”的地方,开始埋伏在一旁,用手电对准它,偷偷观望着,想把整个过程看完。只见它起先静静地停在那里,身体开始越来越绿,然后背上裂出一道口子,里面嫩绿的蝉就露出来了。接下来的蜕壳过程,绝对是震撼的:它先将自己的头伸出来,接着是前腿与翅膀,最后,像一个体操运动员,把自己的身体倒挂起来,翅膀尽量展开,美极了!它在等时间让自己的身体慢慢变硬,然后展翅翱翔。

正当我蹲得两腿发麻要站起来的时候,灯光一扫,却又扫到了一条大蜈蚣,吓得我魂都差点没了。要下山的时候,我又想玩点新花样,建议将手电关了。此时,竹园里黑得像掉进了墨水池里,分不清南北东西,连天与地都快颠倒了。难怪以前宁波电视台《讲大道》里报道,有人因抓“知了猴”,最后被困在山里了。

回到家,我把抓来的“知了猴”裹上蛋糊、椒盐油炸了。味道不错,有点像加厚了的蛋黄的味道。跟老妈交代了,说明天老姐他们吃的时候,就说里面裹了虾,味道差不多的。

第二天回到家,外甥嚷着问我:“昨晚你去抓‘知了猴’了?”老妈说:“骗他吃了三个,味道好得不得了,不是他爹吃到第二个掉出个瓜子来,估计还吃不出来呢。”外甥知道自己吃的是虫子,吓得傻掉了,说这下肚子要完蛋了……

山中听雨

□潘玉毅

苏轼在《喜雨亭记》一文的开头讲道:“亭以雨名,志喜也。古者有喜,则以名物,示不忘也。”对于雨,古人多半是十分喜欢的,不然也不会有人专门造一个亭子,还给它取名叫作“喜雨亭”。喜雨亭中应有喜雨人,想来,存此想法的必然不只我一个。

雨之为物,可观,可赏,可听,可说。古人所谓的“九大雅事”里就有它。在焚香、品茗、听雨、赏雪、候月、酌酒、莳花、寻幽、抚琴诸事中,听雨、赏雪是最容易的,最适合我这种俗人和懒汉去做。当雨雪来时,我们只需睁大眼睛,洗净了耳朵便可。但要做好雨的知己却不是一件易事,因为时间不同、环境不同,人的心境也是不一样的。

我喜欢雨,也喜欢听雨。“何时了却人间事,来共山中听雨眠”。许是打小在山里长大的缘故,我尤其喜欢山中听雨的感受:人在山中,山在雨中,诗意且美好。

风起了,雨下了,山里的蚂

蚁在听雨,竹笋在听雨,蝉和蛙也在听雨,只有那啄木鸟没有在听,而是“笃笃笃”地敲击着树干,好像是在和音。

山中有许多竹林,是听雨的好去处。因为有竹梢和竹叶的遮挡,当外面已经被雨水浇得湿漉漉的时候,竹林里仍有些地方是干的。如果下山已然来不及,那么不妨躲在密密的竹丛中或是树底下,将锄头放倒当作座椅或者床榻使用,也是别有趣味。听雨竹林里,想想心事,发发呆,这世间没有比这更美好的事了。不远处,被锄头翻过的泥土,受了雨水的滋润,苍白的面孔变得莹润起来;各色杂草吸足了水,精神抖擞,像风尘仆仆的旅人洗了一把脸,满面清爽,让人不由想起一个词“草色新”。过不多久,山下人家散养的鸡鸭也挤了过来。

雨若下得再大些,树底下、竹枝间便待不住了,要躲雨就得找一处桥洞,寻一间草屋。而我常去的那片竹林离我家的旧居很近。从前,老屋还未坍塌的时候,下了雨,我常去屋檐下躲

雨。柴扉,门槛,泥地,阁楼,想着想着,记忆就被带了回去。雨水从草上走过,发出沙沙的响声,落到积满水的坑里,沙沙声变作了滴答声,及至吹到玻璃上、瓦片上,宛如初习打击乐器的人第一次演奏,乒乒乓乓地一阵乱敲,吓得屋外矮墙上的仙人掌跌出了脸盆。屋后原有一片池塘,池塘里随性地开着几朵荷花,夏末时节,颇有几分李义山笔下“留得残荷听雨声”的味道。可惜,如今池塘已经被填埋很多年了,连带着池塘边上的那棵垂柳也都不见了。

一只蝴蝶趁着雨小的时候飞了过来,停在我跟前。我只顾着听雨,没时间看它。雨落在水面,荡开一圈圈圆晕,花开在里面,草长在里面;雨落在屋檐,鸟鸣在其间,虫唱在其间——透过雨声,我们能瞧见这世界这时节的鸟语花香、流水潺潺。

“画堂人静雨蒙蒙,屏山半掩余香袅。”当我抬头的时候,我发现远山正卸去脸上蒙着的轻纱,仿佛待字闺中的姑娘刚刚抚琴一曲,真美啊!



窗下之劫

□赵鲁璐

我家住在小高层,家有幼子调皮好动,为了防止他贪玩爬出飘窗坠落,就在卧室的飘窗外安装了一道可以拉伸的防盗窗。平时拉紧锁上防盗窗,即使窗户洞开,也可以放心让孩子玩耍。不料,坠楼风险倒是解决了,却引来了另一场风险。

一日,我发现窗外盘旋许多黄蜂,“嗡嗡、嗡嗡……”之声绕梁三日不绝于耳。仔细观察,发现防盗窗的不锈钢管是中空的,每一管的连接处,都有黄蜂在旁若无人地爬进爬出。猜想此处对于黄蜂而言,也许是绝好的防风避雨之处,于是,这些小东西在此安了家。

黄蜂总归是挺可怕的一种昆虫,据说被蜇了之后轻则肿痛,重则丧命。可民间又有说法,黄蜂招财,来家中筑巢乃是吉兆,说明家宅是风水宝地,顺风顺水。虽然家里人不信玄学,但料想这区区几只黄蜂而已,只要家中紧闭纱窗,它飞不进

来,也可相安无事。

但我们小瞧了黄蜂,没几日,黄蜂越聚越多。周末的一天,小儿趴在飘窗上玩耍,发现一只破网钻入房中的黄蜂。傻儿子不识黄蜂,不知轻重地以掌击之,受到攻击的黄蜂反蛰一口,顿时儿子的中指就红肿起来。虽就医之后无甚大碍,但毕竟这黄蜂伤了人,成了隐患,遂决心灭蜂。

最便当的方法,就是将这防盗窗解锁之后缩成紧闭状态,黄蜂便无处藏身,久之也就飞离了。倒霉的是,防盗窗的钥匙却遍寻不着。于是选择了烟熏之法,想把它们熏跑。没想到这黄蜂真是锲而不舍,熏了一日蚊香,竟然毫无离开之意,反倒把屋内的人熏得够呛。只好喷杀虫剂了——这一招却大大刺激了黄蜂,受到灭杀的黄蜂从窗外不知哪个缝隙中钻入屋子,足足有二十几只,没头没脑地在玻璃附近撞来飞去,而窗外,少说也有百余只黄蜂正在群魔乱舞。这场面太过刺激,令

我这种没见过世面的胆小妇人吓得毛骨悚然!幸好家人神勇,把飞进房的黄蜂一一击杀。

眼下的情况,开窗是万万不敢,黄蜂蜇人可不是闹着玩的。没办法啦,找物业,物业也没办法,建议找119。我想没事不要麻烦别人,还是堵洞补窗吧。一番折腾,总算令窗外的黄蜂钻不进来了。看来,这个夏天只能暂且将就了,等天凉蜂群绝迹时再想办法吧!

唉,本以为装了防盗窗,可以避开小儿坠落之劫,却招来黄蜂蜇人之劫,这窗下的凶险也真是难以预料,防不胜防啊!不过从黄蜂的角度想,它们只不过想筑个巢而已,却侵入了人类的地盘而招致“杀身之祸”,只好越挫越勇,和我家玩起了拉锯战。

人类总以万物之灵自居,对自然界的生灵总是生杀予夺,没想到,我这“万物之灵”面对黄蜂却束手无策,这场窗下之劫,也许还要持续一段时间呢。

总第 6200 期 配图 李海波 投稿邮箱: essay@cmb.com.cn